

全城爆款

48岁“放牛娃”护46头耕牛

守农耕根脉 暖老牛余生

# 48岁“放牛娃”护46头耕牛

融媒体记者 黄雅珊 李梓璇 文图

在记者前去采访的当天,一只小牛在惠安县鼎底生态农场出生。这是农场迎来的第九头“新生者”,而它们的母亲都带着相似的命运烙印:曾是农耕里的“顶梁柱”,因年老体衰或主人无力照料,即便可能已怀崽也不得不走向屠宰场,却因一片善意来到了这片“护生园”。

据悉,送这些“老伙计”离开时,农户心里满是不舍,却别无选

择。“有些农户送牛来的时候,会反复摩挲牛背,念叨着‘以后就拜托你了’,那眼神里的不舍,骗不了人。”农场主林辉煌的话,道出了这段人与牛的羁绊。

这份羁绊,林辉煌从小就懂。他的童年里,有一头养了13年的老牛,当年父母要将其送往屠宰场时,年少的他抱着牛脖子哭闹不止,硬是“拽”回了老牛的生命,让它得以“寿终正寝”。这份对耕牛

的特殊情愫,在他心里埋了几十年。三年前,当爱心人士将一头10岁的老牛、它刚出生数月的牛崽,以及一头8岁的耕牛送到农场时,45岁的他重拾了童年的“放牛娃”身份,成了这些牛的“后爸”,给了这些牛不一样的“牛生”——要么在“护生园”里安度晚年,要么继续履行耕牛的初心——被山下的农户借去耕作。据悉,耕牛2岁时开始耕作,一般活到15岁,到7—8岁时就算是“老牛”了。

如今,这支牛队伍已从最初的3头壮大到46头,其中既有被救助

的老耕牛,也有在农场里降生的新生命。“这些牛就是我的娃,对它们太熟悉了,每天傍晚,扫一眼,就知道有没有哪头牛没回家。”为了照顾这些“牛娃”,他拿出早年积蓄,一车车地购买粮草。因精力和财力有限,林辉煌给自己定了规矩:只接收老迈的耕牛和老人无力照料的耕牛,数量到50头就暂时停止接收。他说:“没去计算投入多少了,我给所有接收的牛做了节育,说到底,我不是为了卖牛牟利。”

林辉煌望了一眼牛圈里的耕牛说,农耕文化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生存智慧,耕牛是农耕文化的“活化石”,他做的,不过是让年轻一辈知道那段历史,记住牛身上那股踏实肯干的劲儿。当记者提及是否可以让群众认养时,他已经计划着传承更深层的耕牛文化。

## 牛牛自述

### 我有一个后爸,他有46个牛娃

我今年13岁。是这片山林里,来得最早的牛。按你们人类的说法,我的“牛生”,差一点就在三年前提前“杀青”了。都说我们牛是“知死不知跑”,那天,当我看着身边发抖的崽,眼泪真的不听话。万幸,刀没落下来。好心人救了我们,付钱带走了我们仨。就这样,我、我的崽,还有一位老伙计,来到了这片山林。我的后爸——林辉煌,他小时候也干过“放牛郎”这行。现在快五十岁了,又回来“重操旧业”。他说这叫:“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”一开始,这里只有我们仨。后来,队伍慢慢壮大。新来的同伴,基本都是林爸从各处“捞”回来的。他用自己的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,把我们一个个从终点线前,拽回了这片山林。也有一些老伙计是被家人送来的。不是不爱了,是爷爷奶奶年纪大了,孙子孙女不放心他们再折腾。现在我们46个伙伴都挂着铃铛,走起路来就像一支移动乐队。有些伙伴脖子上还多挂了小方块——林爸说那是“卫星定位”,高级得很。作为这里资历最老的,我自然而然成了领队。每天早上,棚门一开,我就带头出发。我们可懂规矩了。路宽时分列走,路窄了就自觉排成一队,一个跟着一个,从不会乱。我们能自己找到最好的草场,也认得每一条回家的路。吃饱了,就会慢悠悠地往回走。要是感觉山风变凉、天色不对,我们还会提前收队回家。偶尔有新来的小年轻迷了路,天黑还没回来。林爸就举着手电满山找,用乡音喊着“阿鸣——阿鸣——”。山里的回声很大,我们都认得他的声音。听见了,便会应一声,摇摇铃铛。听说最晚的一次,他在山里找到了凌晨三点。对了,我们还没完全“退休”。偶尔还有山下的村民来请我们去耕地。套上犁具,走上田埂——嘿,肌肉记忆全回来了。林爸总说,不是他养了我们,是我们陪着他,陪着他把小时候的那条放牛路,一天一天地走下去。在这里,衰老是被允许的。我们可以慢慢地嚼草,慢慢地反刍阳光,慢慢地陪伴新生的孩子。我常想,千年农耕文明最后的聲音,或许不是史书上的记载,而是46个铃铛在风里互相问询:叮当,叮当,我们还在呢。



▲林辉煌细心照料他的“牛娃”



耕牛安享“晚年生活”



林辉煌拿出早年积蓄,护老牛余生,传农耕文化。

